



《火星救援》的视点凝聚到一个人身上，主角由马特·达蒙主演。

文本刊特约撰稿 故城

《火星救援》没有接过《银翼杀手》的衣钵，也不是《异形》或《普罗米修斯》的延续，这恐怕让众多崇拜导演雷德利·斯科特的科幻迷大失所望。

毕竟《银翼杀手》和《异形》系列的名头太盛，前者奠定了变种人(机器化的有机体)在科幻电影史的地位，追随者是日后名声大噪的《终结者2》、《攻壳特攻队》和《黑客帝国》；后者则通过《异形》、《普罗米修斯》

同时NASA的众天才们也需要在有限时间内完成跨越上亿公里的地球补给和火星救援；终于赶到队友到达火星轨道附近，沃特尼还要乘坐“敞篷”飞行器与船长刘易斯(杰西卡·查斯坦饰)完成太空接力。

上述动作让《火星救援》初看上去并不雷德利·斯科特，至少与其深受黑色电影影响的软科幻风格相差巨大，同时过于规整的剧作又似乎让影片走上匠

斯科特廉颇未老的科幻野心。有趣的是，这张草图和这句话曾随美国猎户座载人飞船于2014年12月环绕地球飞行两周。

观看《火星救援》的趣味主要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地球人如何在火星上生存的细节展现。如植物学家兼机械师的沃特尼，如何运用“科学知识”在火星上种土豆。沃特尼首先用有机肥料与类似火山灰的火星土搅拌，制造出活力达标的土壤，再运用分解出来的氢氧元素生成源源不断的水，并运用塑料大棚在太空舱里制造恒温并可持续内循环的“生态环境”。再如沃特尼找到1997年发射到火星的探测仪，他结合摄像头摆动的角度和16进制编码技术，与NASA工程师传递信息的过程，充满智趣。当然，这些工作并不总是顺利的，不断试错和排除故障的种种尝试，再加上主角自娱自乐的调侃逗乐，构成了意趣盎然的火星生存指南。

另一方面是突出个人存在对宇宙空间的消解。传统的关于星际旅行的科幻片，主人公的行动目标是解决人类的死结或问题，可能是种族的(《普罗米修斯》)、政治的(《星际迷航》)或意识形态的(《飞向太空》)，这就是《星际穿越》里为什么科学家一



构安排：火星上的沃特尼，赫尔墨斯上的船员，地球上的NASA。影片从单一视点的火星开始，而后随着沃特尼被“遗弃”分化出沃特尼和赫尔墨斯船员两个视点，再引出观测到火星行动失败的NASA视点，三线叙事交织并行，成为推动影片情节发展的主要戏剧张力，随着沃特尼与赫尔墨斯船员在火星外轨道回合，三点汇成两点，随着赫尔墨斯号返回地球，两点汇成一点。影片始末，单一视点均是沃特尼的视野，不同之处在于起点是辽阔的火星表面、终点是同样辽阔的地球表面，在火星上他一直对渺小的自己念叨，“我是火星殖民者”、“我是太空海盗”，而回到地球的他，是劫后余生的悻悻，还在窃喜那个“火星殖民者”的伟大，我们不得而知。

与此同时，电视屏幕里援救沃特尼的整个过程被全球24小时不间断直播，他在火星上的种种举动被全球观众观看，遗落火星倒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真人秀，甚至偶尔爆的粗口也被“明察秋毫”的编导消音了。如果宇宙是间摄影棚，卫星是摄影机，雷德利·斯科特不正在导演一场救援任务，马特·达蒙不正在为商业效果卖命？

《火星救援》在北美上映前4天，NASA别有用心的向世界宣告“火星有水”的发现；而《火星救援》北美上映一个月后，NASA公布了一份人类登陆火星的详细计划，显示15年之后实施火星登陆计划，这与沃特尼的火星漂流记时间都是2030年。NASA为《火星救援》戏里戏外做足了功夫，而雷德利·斯科特拍出《火星救援》戏里戏外配合NASA宣传。

这不是另一部《楚门的世界》吗？

《火星救援》对地球上生存有细节展现。

(《异形》系列前传)开创并完善了异种人(与人共存的有机体)的物种进化史，堪称现代版的《进化论》。

而《火星救援》倒像是导演拍摄《普罗米修斯》续集前的闲来之笔，充其量是部火星版的《阿波罗13号》，或嫁接了《地心引力》和《拯救大兵雷恩》的《鲁宾逊漂流记》，最大的卖点莫过于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去完成几项看上去不可完成的任务：赫尔墨斯号船员火星执行探测任务，遭遇沙暴后紧急撤退，误将受伤的船员沃特尼(马特·达蒙饰)独自一人留在了火星上，后者在基本生活物资短缺的情况下展开了一场外星生存大挑战；

气重的老路(《哥伦布传》、《罗宾汉》)，个别议题又过于老生常谈，如弘扬个人英雄主义情怀(《角斗士》)、执行不可完成任务的牺牲(《黑鹰降落》)或女性主义的叛逆与救赎(《末路狂花》)。然而，熟悉斯科特的观众会很快反应过来，能将这些元素驾轻就熟地塞入一个比一般硬科幻小说还要“硬”的外壳里，已然难能可贵，这可能是斯科特开辟硬科幻电影疆域的又一次尝试。就像他为电影亲自绘制的剧本封面草图中所言，“我要用科学在火星上干出翔”(science the shit out of this planet)，这句话不仅是影片主角沃特尼的生存宣言，也表达了